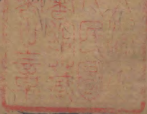


錢多處白丁橫帶

花枯本是無常數

東海揚塵猶白日

白衣蒼狗殺時間



詩云

話說人生榮華富貴眼前的多是空花不可認為寔相如今人
 一有了時勢便自道是萬年不拔之基傍边看的人也是一樣
 見識豈知轉眼之間灰飛煙滅泰山化作冰山極是不難的事
 俗語兩句說得好寧可无了有不可有了无專為貧賤之人一
 朝受泰得了富貴苦盡甜來滋味深長若是富貴之人一朝失
 勢落魄起來這叫做樹倒猢猻散光景着實難堪了却是富貴
 的人只據目前時勢橫着膽昧着心任情做去別里管後來有
 拍案驚奇 卷二十二

下稍沒下稍曾有一個笑話道是一個老翁有三子臨死時分
 付道你倘有所願實對我說我死後求之上帝一子道我願
 官高一品一子道我願出連萬頃末一子道我无所願願換大
 眼睛一对老翁大駭道要此何幹其子道等我撐開了大眼看
 他們富的富貴的貴此雖是一個笑話正合着古人云

長將冷眼觀螃蟹

看你橫行得幾時

雖然如此然那等掀天赫地富貴人除非是遇了朝廷誅戮或
 是生下子孫不肯方是敗落散場再沒有一個身子上先前做
 了貴人以後流為下賤現世報做人笑柄的看官而今且聽
 小子先說一個好笑的個做笑話唐朝僖宗皇帝即位改元乾
 符是時閩宦驕橫有個少馬坊使內官田令孜是上為晉王時

有寵及卽帝位使知樞密院遂權爲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游
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遷除官職不復闕白其時京師有
一流棍叫名李光專一阿諛逢迎諂事令孜令孜甚是喜歡信
用薦爲左右使忽一日奏授朔方節度使豈知其人命薄沒福
消受勅下之日暴病卒死遺有一子名喚德權年方二十餘歲
令孜老本不忍心要擡舉他不論好歹署了他一個劇職時
黃巢破長安中和元年陳敬瑄在成都遣兵來迎信皇令孜遂
勸信皇幸蜀令孜扈駕就便叫了李德權同去信皇行在住于
成都令孜與敬瑄相與交結盜專國柄人皆畏威德權在兩人
左右遠近仰奉凡奸豪求名求利者多賄賂德權替他兩處打
關節數年之間聚賄千萬累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兼授右僕射

拍案驚奇

卷二十二

二

一助薰灼無比後來信皇夢遇昭皇卽位天順二年四月西川
卽度使王建屢表請殺令孜敬瑄朝廷懼怕二人不敢輕許建
使人告敬瑄作亂不等朝廷肯意竟執二人殺之草奏云
開柙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
殺不行於闕外先机恐失於發中

於時追捕二人餘黨甚急德權脫身遁於復州平日枉有金銀
財貨萬萬千于一毫却帶不得只走得空身盤纏了幾日衣服
多當來喫了單衫百結乞食通途可憐昔日榮華一旦荷之春
夢却說天无絕人之路復州有個後槽健兒叫做李安當日李
光求際時與他相熟偶在道上行走忽見一人襍糲丐食仔細
一看認得是李光之子德權心理測然邀他到家裡問他道我

鬪得你父子在長安富貴後來破敗今日何得在此德備將官
司追捕田陳餘黨脫身亡命到此困窮的話說了一遍李安道
我與汝父有交你便權在舍下住几時怕有人認得你可改個
名只認做我的侄兒便可無事德權依言改名彥思就認他這
看馬的做叔叔就不上街乞化了未及半年李安得病將死彥
思見後憎有官給的工食遂叫李安投狀道身已病廢乞將姪
彥思繼克後槽不數日李安果死彥思遂得補充健兒自道是
十分僥倖不須憂愁衣食豈知漸上有人曉得他曾做僕射過
的此時朝政紊亂法紀廢弛也無人追究他的踪跡但只是起
他個混名叫他做看馬李僕射走將出來時眾人便指手點脚
當一場美話看官你道僕射是何等樣大官後槽是何等樣賤
役如今一人身上先做了僕射收場結果做得個看馬的豈不
可笑却又一件那些人依附內相原是水山一朝失勢破敗死
亡此是常理留得殘生看馬還是便宜的事不足爲怪如今再
說當日全時有一個官員雖是得官不正僥倖來的却是自己
所掙誰知天不幫襯有官無祿並不曾犯着一個對頭並不曾
做着一件事体都是命裡所招下稍頭弄得沒出豁此此更爲
可笑詩曰

富貴榮華何足論

從來世事等浮雲

登塲傀儡休相赫

請看當朝郭使君

這本話文就是唐僖宗朝在陵有一個人叫做郭七郎父親在
甘做江湖大商七郎長隨着船上走去的父親死過是他當家

了真个是家資鉅萬產業廣陌有鴉飛不過的田地打抬不動的金銀山乃楚城的富民之首江淮河朔的賈客多是領他重本賈錢徒乘却是這些富人准有一項不平心是他本等大等秤進小等秤出自家的友爭做好別人的好爭做友這些領他本錢的賈客沒有一個不受盡他累的各各吞聲忍氣只得受他你道爲何只爲本錢是他的那江湖上走的人拚得陪些辛苦在裡頭隨你儘着欺心算帳還只是仗他資本營運畢竟有些便宜處若一下冲撞了他收拾了本錢去就沒得蛇弄了故此隨你剋剋只是行得去的本錢越弄越大所以富的人只管此了那時有一個極大商客先前領了他几萬銀子到京都做生意去了幾年久無音信直到乾待初年郭七郎在家想着這

拍案驚奇

卷二十二

四

主本錢沒着落他是大商料無失所可惜沒個人往京去一討又想一想道聞得京都繁華去處花柳之鄉不若借此事緣往彼一遊一來可以索債二來買笑追歡三來覷個方便覓個前程也終身受用算計已定七郎有一個老母一弟一妹在家奴婢下人無數只是未曾娶得妻子當時分付弟妹承奉母親着一個都管看家餘人各守職業做生意自己却帶幾個慣走長路會事的家人在身邊一面到京都來七郎從小在汀湖邊生長賈客船上往來自己也會撐得篙搖得櫓手脚快便把些飢食渴飲之路不在心上不則一日到了元來那個大商姓張各金混名張多定在京卻開錢店解典庫又有几所綢緞舖專一放官進債打大頭腦的至於居間說事買賣醫藥只要他一口

本當事無不成也有叫他做張多保的只爲凡事多是他保得
還所以如此稱呼滿京人無不認得他的郭七郎到京一問便
着他見七郎到了是個江湖債主起初進京時節多虧他的幾
万本手做樁纔做得開成得這個大氣槩一見了欣然相接叙
了幾溫便擺起酒來把轎去教坊裡請了幾個有名的衙術前
來陪侍賓主盡歡酒散後就留一個絕頂的妓者叫做王賽兒
相伴了七郎在一個書房裡宿了富人待富人那房舍精緻帷
屋華侈自不必說次日起來張多保不待七郎開口把從前連
本連利一算約該有十來万了就如數搬將出來一手交兌口
說道只因京裡多事脫身不得亦且掣了重資江湖上難走又
不得輕易托人所以遲了幾年今得七郎自身到此交明了此

一宗實多兩便七郎見他如此爽利心下喜歡便道在下初入
京師未有下處雖承還清本利却未有安頓之所有煩兒長替
在下尋個寓舍何如張多保道舍下空房儘多閒時還要招客
何況兒長通家怎道別處作寓只須在舍下安歇待要啟行時
在下周置動身管取安心無慮七郎大喜就在張家開壁一所
大客房住了當日取出十兩銀子送與王賽兒做昨日纏頭之
費夜間七郎擺還席就央他陪酒張多保不肯要他破鈔自己
也取十兩銀子來送還了七郎銀子七郎那里肯推來推去大
家多不肯收進去只便宜了這王賽兒落得兩家都收了兩人
方纔快活是夜賓主兩個典同王賽兒行令作樂飲酒愈加熟
勢自是變得醜七郎而散王賽兒本是個有名的上七行首又見

七郎有的是銀子放出十分掄拿的手段來七郎一連兩宵已此着了遊魂湯自此同行同坐時刻不離左右徑不放賽兒到家裡去了賽兒又時常接了家裡的姊妹輪遞來陪酒插趣七郎莫賜無算那賽兒又有做生日打差買物事替還債許多科分出來七郎禪金如土並無吝惜纔是行徑如此便有幫閒鑽懶一班兒人出來誘他去跳槽大凡富家浪子心性最是不常搭着便生恨的見了一處就熱一處王賽兒之外又有陳嬌黎玉張小小艷翻七幾處往來都一般的撒漫使弄那夥閒漢又領了好些王孫貴戚好賭賭的牽來局賭做圈做套贏少輸多不知騙去了多少銀子七郎雖是風流快活終久是當家立計過來的人起初見還的利子多在裡頭所以放鬆了些手過了

始多驚奇

卷二十一

六

三數年齊道用得多了提七後手看已用過了一半有多了心裡益然想着家裡須要回家來與張多保商量張多保道此時也是漢人王仙芝作亂剝掠郡縣道路梗塞你帶了塔多銀兩待往那里夫恐到不得家裡不如此在此盤桓幾時等路上安靜好走再去未遲七郎只得又住了幾日偶然一個閒漢叫做包走空包大說起朝廷用兵緊急缺少糧餉納了些銀子就有官做官職大小只看銀子多少說得郭七郎動了火問道假如納他數百萬可不得何官包大道如今朝廷昏溺正正經七納錢就得了官也只有數不能勾十分大的若把這數百萬拿去私下買囑了去爵的官人好交也有個刺史做七郎喚一聲道刺史也是不買得的包大道而今的世界有甚麼正經有了

錢百事可做豈不聞崔烈五百萬買了個司徒麼而今空名大將軍告身只換得一郡刺史也不難的只要通得關節我包你做得來便是正說時恰好張多保走出來七郎一團高興告訴了遠纔的說話張多保道事體是做得來的在下手中也弄過几个了只是這件事在下不攬撥得兄長做七郎道為何多保道而今的官有好些難做他們做得頭的多是有根基有脚力親戚滿朝克羽四布方能勾根深蒂固有得錢賺越做越高隨你去剝削小民貪污無耻只要有使用有人情便是万年無事的兄長不過是自身人便弄上一個顯官又無四壁倚仗到彼地方未必行得去就是行得去時朝裡如今專一討人便宜曉得你是錢換來的略七等你到任一兩個月有了些光景便

拍案驚奇

卷二十一

七

道勾你了一下子就塗抹着豈不枉費了這些名若是官好做時在下也做多時了七郎道不是這等說小弟家裡有的是名沒的是官况且身邊現有千財總是不便帶得到家何不在此處用了些博得個腰金衣紫也是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就是不做得名時小弟家裡原不稀罕這名的就是不做得名時也只是做過了一番官了登時住了手那榮耀是落得的小弟見識已定兄長不必掃興多保道既然長兄主意要如此在下當得效力當時就與包大兩個商議去打閉昔那個包大走跳路數極熟張多保又是个有身家慣幹大事的人有甚麼弄不來的事原來唐時使用的是千千名爲繆就是用銀子准時也是以名算帳當時一緡名就是今日的一兩銀子末時却叫做一貫

了張多保同包大將了五千緡梢七送到主爵的官人家裡
个主爵的官人是內官田令孜的收納戶百靈百驗又道是無
巧不成話其時有个奧西橫州刺史郭翰方得除授患病身故
告身还在銓曹主爵的受了郭七郎五千緡就把籍貫改注卽
將郭翰告身轉付典了郭七郎從此改名做了郭翰張多保典
包大接得橫州刺史告身千歡万喜來見七郎稱賀七郎此時
頭輕脚重連身子都麻木起來包大又去喚了一部黎園子弟
張多保置酒設筵是日就換了冠帶那班閒漢曉得七郎得
了个刺史没一个不來賀喜撮空大吹大擂吃了一日的酒又
道是蒼蠅集臭螻蟻集羶鷓鴣子望邊飛七郎在京都一向撒
漫有名一旦得了刺史之職就有許多人鑽刺投靠他做使令
拍案驚奇 卷二十二 八

的少不得官不威牙爪威做都督做大叔走頭帖打驛站欺估
客詐鄉民揔是這一千人了郭七郎身子如在雲霧裡一般急
思衣錦榮歸擇日起身張多保又設酒餞行起初這些往來的
閒漢姊妹多來送行七郎此時眼孔已大各各賈發些賞賜氣
色驕傲倘若無人那些人讓他是个見任刺史脅肩諂笑隨他
怠慢只消略略眼梢帶去口角惹着就算是十分殷勤好意了
如此癩哄了幾日行裝打迭已備齊七整七起行好不風騷一
路上想道我家裡資產既饒又在大都做了刺史這個富貴不
知到那里纔住心下喜歡不覺日逐賣弄出來那些原跟去京
都家人又見主人在他們面前誇說着家裡許多富厚之處一
發喜歡道是投得着好主了前路去耀武揚威自不必說無船

上馬有路登舟看看到得江陵境上來七郎看時哭了一驚但見

人烟稀少間井荒涼滿前敗宇頽垣一望斷橋枯樹烏焦木柱無非放火燒殘楮白粉牆盡是匠人染就尸骸沒主烏鴉共蜈蚣相爭鷄犬無依濟隼並豺狼共飽任是石人須下淚

總教鉄漢也傷心

元來江陵渚宮一帶地方多被五仙芝兵馬殘滅里間人物百無一存若不是水道明白險些認不出路踉來七郎看見了這一個光景心頭已自劈七地跳個不住及至到家岸边抬頭一看只叫得苦元來都弄做了瓦礫之場至高樓大廈一間也不見了母親弟妹家人等俱不知一個去向慌慌張張走頭無路着拍案驚奇

卷二十二

九

人四處找尋找尋了三四日尋着舊時隣人問了詳細方知地方被盜兵抄乱弟被盜殺其姝搶去不知存亡正刺得老母與一兩個丫頭寄居在古廟旁邊兩間茅屋之內家人俱各逃竄囊橐已已蕩空老母無食只得同兩個丫頭替人縫針補線得彳亍度日七郎聞言不勝痛哭慌忙同個從人奔至老母處來母子一見抱頭大哭老母道豈知你去後家裡遭此大難弟妹俱亡生業都無了七郎哭罷拭淚道而今事已到此痛傷無益虧得兒子已得了官還有富貴榮華日子在後面母親且請寬心母親道兒得了何官七郎道官也不小是橫州刺史母親道如何能勾得此顯爵七郎道當今內相當權廣有私路可以得官兒了向張客取債他本利俱還子財儘多在身邊所以將彳亍數

百萬勾幹得此官而今衣錦榮歸省看家鄉隨卸星夜到任去
七郎叫從人取冠帶過來穿着了請母親坐好拜了四拜又叫
身邊隨從舊人及京中新投的人俱各磕頭爾太夫人母親見
此光景雖然有些喜歡却嘆口氣道你在外邊榮華怎知家下
尺散分文也無了若不替勾這官多帶些錢歸來用度也好七
郎道母親誠然女人家識見做了官怕少子財而今那個做官
的家裡不是千萬百萬連地皮多捲了婦家的今家業既無只
索撇下此間前往赴任做得一年兩年重撐門戶改換規模有
何難處兒子行囊中還剩有二三子緡儘勾使用母親不必憂
慮母親方纔轉憂爲喜笑逐顏開道虧得兒子崢嶸有日舊筌
有時真是謝天謝地若不是你婦來我性命只在目下了但至
拍案驚奇 卷二十二

何時可以動身七郎道兒子原想此一歸來娶個好媳婦同享
榮華而今看這個光景等不得做這事了且待上了任再做商
量今日先請母親上船安息此處既無根絆明日換個大船就
做好日開了罷早到得任一日也是好的打轎請母親先搬在
來船中了茅舍中破鍋破竈破碗破罐盡多撇下又從新揀直
的僱了一隻姓西學長行的官船次日搬過了行李安置母親
停當燒了利市神福吹打開船此時老母與七郎但覺身貴榮
暢喜氣軒昂七郎不曾受苦是一路與頭過來的雖是對着母
親覺得滿盈得意還不十分怪異那老母是歷過苦難的真是
地下超昇在天上不知身子幾都大了一路行去過了長江入
湘江次永州北江邊有個佛寺名喚毗率禪院舟人打點漁

船在此過夜看見岸邊有大糖樹一株圍合救遂將船纜結在樹上結得牢牢的又釘好了棹檝七郎同老母進寺隨喜從人撐起傘蓋跟後寺僧見是官員出來迎接送茶私問來歷從人答道是見任西粵橫州刺史寺僧見說是見任官愈加恭敬陪侍指引各處游玩那老母但看見佛菩薩像只是磕頭禮拜謝他覆庇天色晚了俱各回船安息黃昏時候只聽得樹梢呼呼的風响頗史之間天昏地黑風雨大作但見

封姨逞勢巽震施威空中如万馬奔騰樹抄似千軍擁沓浪清澎湃分明戰鼓齊鳴耳岸傾顛恍惚轟雷驟震山中號虎鼎水底老龍驚尺知巨樹可離舟誰道大風能拔木

衆人聽得風勢甚大心下驚惶那稍公心裡道是江風雖猛虧拍案驚奇

卷二十二

十一

得船繫在極大的樹上生根得牢万無一失睡夢之中忽聽得天崩地裂價一声响亮元來那株糖樹年深月久根行之處把這些幫岸都拱得鬆了又且長江巨浪日夜淘洗岸如何得牢那樹又大了本等招風怎當這一隻狼狽的船做尺力生根在這樹上風打得船猛船窄得樹重樹趁着風勢底下根在浮石中絆不住了需刺一声竟倒在船上來把隻船打得粉碎船輕樹重怎載得起只見水乱滾進來船已沉了艙中碎板片片而浮暈的婢僕只没于水說時遲那時快稍公慌了手脚喊將起來郭七郎夢中驚醒他從小原曉得些船上的事和同稍公竭力死拖住船纜纜把個船頭滾在岸上攪得住急在艙中水裡扶起個母親攪到得岸上來逃了性命其後稍人等艙中什物

行李被幾個大浪滾來船底俱散盡漂沒了其時深夜昏黑山門緊閉沒處叫喚只得被着濕衣三人捶胸跌脚價叫苦守到天明山門開了急走進寺中問着昨日的主僧主僧出來看見他慌張之勢問道莫非遇了盜麼七郎把樹倒舟沉之語說了一遍寺僧忙走出看只見岸邊一隻破船沉在水裡岸上大楠樹倒來壓在其上了喫了一驚急叫寺中火工道者人等一同禿公到破板船中遍尋東西俱被大浪打去沒討一些處連舟張刺史的告身都沒有了寺僧權請進一間靜室安住老母商輩到零陵州牧處陳告精繇等所在官司替他動了江中遭風失水的文書還可赴任計議已定有煩寺僧一往寺僧與州裡人情廝熟果然叫人去報了誰知

拍案驚奇

卷二十一

十一

濃霜偏打無根草

禍來只拚福輕人

那老母原是兵戈擾攘中看見殺兒掠女驚壞了再甦的怎當夜來這一驚可又不小亦且婢僕俱亡生資都尺心中轉七苦楚身體連查飲食不進只是哀七啼哭臥倒在床起身不得了七郎愈加悽張只得勸母親道雷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雖是遭此大禍兒子官職還在只要到得任所便好了老母帶着哭道見你娘心胆俱碎眼見得無那活的人了還說這太平的話則甚就是你做得官娘看不着了七郎一點癡心還指望等娘好起來就地方起個文書前往橫州到任有個好日子在後頭誰想老母受驚太深一病不起過不多兩日嗚呼哀哉伏惟尚饗七郎痛哭一蹙無計可施又其僧家商量只得自往零陵州

哀告州牧州牧幾日前曾見這張失事的報單過曉得是真情畢竟官七相護道他是隔省上司不好推得乾淨身子一面差人替他殯葬了母親又重七賁助他盤纏以禮送了他出門七郎虧得州牧周全幸喜葬事已畢却是丁了母憂去到任不得了寺僧看見他無了根帶漸七怠慢不肯相留要回故鄉已此無家可歸沒奈何就寄住在永州一個船埠經紀人的家裡原是他父親在時走客認得的却是囊橐俱無止有州牧所助的盤纏日喫日減用不得幾時看七沒有了那些做經紀的人有甚情誼日逐有些怨咨起來未免茶遲飯晏筋長礙短七郎覺得了癩話道我也是一郡之主當是一路諸侯今雖丁憂後來還有日子如何懸般輕薄店主人道說不得一郡兩御皇帝次

拍案驚奇

卷二十二

三

了勢也要忍些饑餓喫些粗糲何況於你是未任的官就是官了我每又不是什麼橫州百姓怎麼該供養你我們的人家不做不活須是喫自在食不起的七郎被他說了幾句無言可答眼淚汪汪只得含着羞耐了再過兩日店主人的尋事炒鬧一發看不得了七郎道主人家我這里須是異鄉並無一人親識可归一向攬擾府上情知不當却是沒奈何了你有甚麼賣衣食的道路指引我一個兒店主人道你這樣人種火又長掛門又短郎不郎秀不秀的若要覓衣食須把個官字兒鬧起照着常人傭工做活方可度日你却如何去得七郎見說到傭工做活氣忿七地道我也是方面官員怎便到此地位思想零陵州州牧前日相待甚厚不免再將此苦情告訴他一番定然有

個處法难道白白餓死一個刺史在他地方了不成寫了個帖
又無一個人跟隨只得自家袖了戚七疋七走到州裡衙門上
來遞那衙門中人見他如此行徑必然是打抽豐沒廉耻的連
帖也不肯收他的直到再三央及把上項事一分訴又說到
替他殯葬厚禮贖行之事這却衙門中都有曉得的方纔肯接
了進去呈典州牧看了便有好些不快活起來道這人這樣不
達時務的前日吾見他在本州失事又看上司体面極意周全
他去了他如何又在此纏擾或者連前日之事未必是真多是
神棍假裝出來騙錢的未可知縱使是真必是個無耻的人還
有許多無厭足處吾七等好意却叫得引鬼上門我而今不便
追究只不理他罷了分付門上不受他帖只說槩不見客把原

拍案驚奇

卷二十二

十四

帖還了七郎受了這一場冷淡却又想回下處不得住在衙門

上守他出來時當街叫喊州牧坐在轎上問道是何人叫喊七

郎口裡高声答道是橫州刺史郭翰州牧道有何憑據七郎道

原有告身被大風飄舟失落江裡了州牧道既無憑據知你是

真是假就是真的賣發已過如何只管在此纏擾必是光棍姑

僥打快走左右處候看見本官發怒乱棒打來只得閃了身子

開來一句話也未說得有氣無力的仍舊走回下處悶坐店主

人早已打聽他在州裡的光景故意問道適纔見州裡相公相

待如何七郎羞漸滿面只嘆口氣不敢則声店主人道我教你

把官字兒閣起你却不敢我直等受人怠慢而今時勢就是個

空名宰相也當不出錢來了除是靠着自家氣力方掙得飯喫

你不要癡了七郎道你叫我做甚勾當好店主人道你自想身上有甚本事七郎道我別無本事止是少小隨着父親涉歷江湖那些船上風水當稍拿舵之事儘曉得些店主人喜道這個却好了我這里埠頭上來往船隻多儘有缺少執稍的我薦你去幾時好歹幾買錢來餓你不死了七郎沒奈何只得依從從此只在往來船隻上替他執稍度日去了幾時也就覓了幾貫工錢回到店家來永州市上人認得了他曉得他前項事的就傳他一個名叫他做當稍郭使君但是要叫他當稍的船便拈名來問郭使君永州市上編成他一隻歌兒道

問使君你緣何不到橫州郡元來是天作對不作你假斯文
把家緣結果在風一陣舵牙當執板視纜是拖紳這是榮耀
拍案驚奇 卷二十一 五
的下稍頭也還是把着舵兒穩

詞名掛枝兒

在船上混了兩年雖然挨得好些身邊無了告身去補不得官
若要京裡再打關節時還須照前得這幾千緡使用却從何處
討眼見得這話休題了只得安心榻地靠着船上營生又道是
居移氣養移體當初做刺史便像個官員而今在船上多年狀
貌氣質也就是些鬻工水手之類一般無二可笑個一郡刺史
如此收場可見人生榮華富貴眼前算不得帳的上覆世上人
不要十分勢利聽我四句口號

富不必驕

貧不必怨

要音列頭

眼前不算

拍案驚奇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願

小妹病起續前緣

詩曰

生死由來一樣情

豈真燃豈並根生

存亡姊妹能相念

可笑闌牆親弟兄

話說唐憲宗元和年間有个侍御李十一郎名行脩妻王氏夫
人乃是江西廉使王仲舒女貞懿賢淑行脩敬之如賓王夫人
有个幼妹端妍聰慧夫人極愛他常領他在身边鞠養連行脩
也十分愛他如自家养的一般一日行脩在族人處赴婚礼喜
筵就在这家歇宿晚間忽做一夢見自身再娶夫人灯下把
新人認着不是別人正是王夫人的幼妹猛然驚覺心裡甚是
不快活已到天明連忙歸家進得門來只見王夫人清早已起

拍案驚奇

卷二十三

一

身了悶坐着將手頻拭淚行脩問着不答行脩便問家人道
夫人爲何如此家人齊說道今早當厨老奴在厨下自說五更
頭做一夢見相公再娶王家小娘子夫人知道了恐怕自身
有甚山高水低所以悲哭了一早起了行脩所罷毛骨聳然驚
出一身冷汗想道如何與我所做夢正合他兩個是恩愛夫妻
心下十分不樂只得勉強劝諭夫人道此老奴顛上倒上是个
愚情之人其夢何足憑准口裡雖如此說心下因是兩愛不効
而回終久有些疑惑只是過不多幾日夫人生出病來屢醫不
効兩月而亡行脩哭得死而復醒書報岳父王公王公舉家悲
慟因不忍斷了行脩親誼回書廷荅便有把幼女續婚之意行
脩懊悵正極不忍說起這事聖意回絕了岳父于時有个秘書

衛隨最能廣識天下奇人見行脩如此思念夫人突然便對他
說道李侍御懷想亡夫人如此深重莫不是要見他麼行脩道
一死永別如何得再見秘書道侍御若要見亡夫人何不去問
稠桑王老行脩道王老是何人秘書道不必說被侍御只牢上
記着稠桑王老四字少不得有相會之處行脩見說得奇怪切
切記之寸心過了兩三年王公幼女成長成了王公思念亡女
要與行脩續親屢次着人來說行脩不忍背亡夫人只是不肯
從此後除授東臺御史奉詔出關行次稠桑驛驛館中先有勅
使住下了只得討个官房歇宿那店名就叫做稠桑店行脩所
得稠桑二字觸着便自上进心行道莫不是那王老正在此處正
要跟尋他只听得街上人亂嚷行脩走到店門边一看只見一

拍案驚奇

卷二十三

二

駭人團七圍住一个老者你拉我扯你問我問纏得一个頭昏
眼暗行脩問店主人道這些人何故如此店主人道這个老兒姓
王是个希奇的人善談祿命鄉里人敬他如神故此見他走过
就纏住他問禍福行脩想着衛秘書之言道元來果有此人便
叫店主人快請他到店相見店主人見行脩是个出差御史不
敢稽延撥開人叢走進去扯住他道店中有个李御史李十一
郎奉請衆人見說是官府請放開圍讓牠出來一哄多散了到
店相見行脩見是个老人不要他行礼就把想念亡妻有衛秘
書指引來求他的話說了一遍便道不知老翁果有奇術能使
亡魂相見否老人道十一郎要見亡夫人就是今夜罷了老人
前走開行脩打發開了左右引他一路走入一个上山中又陞

了一个数丈的高坡上，侧隐上见有个叢林，老人便住在路傍。对行脩道十一郎可走去林下，高声呼妙子，必有人應上了。便說道：傳語九娘子，今夜暫借妙子同看亡妻。行脩依言走去林間，呼着果有人應，又依着前言說了少頃，一个十五六歲的女，子走出來道：九娘子差我隨十一郎去說罷，便折竹二枝，自跨了一枝，一枝與行脩跨上，上便同馬一般快行，勾三四十里，忽到一處城關壯麗，前經一大宮，上有門，娘子道：但循西廊直，北從南第二宮，乃是賢夫人所居。行脩依言趨至其處，果見十，數年前一个死过的丫頭出來拜迎，請行脩坐下，夫人就走出來，涕泣相見，行脩伸手離恨，一把抱住不放，却待要再講歡會，王夫人不肯道：今日此君幽顯異途，不願如此，貽妾之患，若是拍案驚奇。

卷二十三

三

不忘平日之好，但得納小妹爲婚，續此姻親，妾心願畢矣。所要相見，只此奉託言罷。女子已在門外厲聲催叫道：十一郎速出行，脩不敢停留，含泪而出。女子依前與他跨了竹枝同行，到了旧處，只見老人頭枕一塊石頭，睡着正睡，所得脚步响，曉得是行脩到了，走起來問道：可如意麼？行脩道：幸已相會。老人道：須謝九娘子遣人相送。行脩依言送妙子到林間，高声稱謝回來。問老人道：此是何等人？老人道：此原上有靈應九子母祠耳。老人復引行脩到了店中，只見壁上灯盞，梁上槽中馬，啖飯如故。僕夫弄个个熟睡，行脩疑道：做夢却有老人尚在，可証老人當面辭行脩而去。行脩嘆異了一番，因念妻言，諄懇終把這段事情備細寫典，岳丈王公從此遂續王氏之婚，恰應前日之夢。是

旧女婿爲新女婿

大姨夫做小姨夫

古本只有娥皇女英姊妹兩個一同嫁了舜帝其他姊妹亡故不忍斷親續上小姨乃是世間常事從來沒有个亡故的姊妹懷此心願在地下撮合完成好事的今日小子先說此一段異事見得人生只有這個情字至死不泯的只爲這王夫人身子雖死心中還念着親夫恩愛又且妹子是他心上喜歡的一點情不能忘所以陰中如此主張了其心願這個還是做過夫婦多時的如此有情未足爲怪小子如今再說一个不曾做親過的只爲不忘前盟暖中完了自己姻緣又替妹子連成婚事怪七奇上真七假上說來好所有詩爲証

还魂從古有

借体亦其常

拍案驚奇

卷二十三

四

誰攝生人魄

先將宿願酬

這本話文乃是元朝大德年間楊州有个富人姓吳曾做防禦使之職人都叫他做吳防禦住居春風樓側生有二女一个叫名吳娘一个叫名慶娘慶娘小吳娘兩歲多在襁褓之中隣居有个崔使君與防禦往來甚厚崔家有子名曰吳哥與吳娘同年所生崔公卽求聘吳娘爲子婦防禦欣然相許崔公以金鳳釵一隻爲聘禮定盟之後崔公合家多到遠方爲官去了一去一十五年竟無消息回來此時吳娘已一十九歲母親見他年紀大了对防禦道崔家吳哥一去十五年不通音信今吳娘年已長成豈可執守前說錯過他青春防禦道一言已定千金不移吾已許故人之子豈可因他無信便欲食言那母親終久是

如人家識見兒女兒年長無婚眼中看不过意日日與防禦緊
暗要另尋人家因娘肚裡一心專盼崔生來到再没有二三的
意思雖是虧得防禦有正經却看見母親說些激話便暗地恨
命自哭又恐怕父親被母親纏不过一時更交起來心中常恨
着憂慮只願得崔家郎早來一日也好眼睛幾望穿了那里叫
得崔家應看看飯食減少生出病來沉眠枕席半載而亡父并
典妹及合家人等多哭得死昏章第十一准入殮時母親手持
崔家原聘這隻金鳳釵撫屍哭道此是你夫家之物今尔已死
我留之何益見了徒增悲傷典你戴了去罢就替他插在髻上
過了棺三日之後抬去殯在郊外了家里設个灵座朝夕哭奠
殯过两个月崔生忽然來到防禦進問道郎君一向何處尊

拍案驚奇

卷二十三

五

父母平安否崔生告訴道家父做了宣德府理官沒了任所家
母亦先亡了數年小管在彼守喪今已服除完了殯葬之事不
遠千里特到府上來完前約防禦听罢不覺吊下泪來道小女
因娘薄命為思念郎君成病于兩月前飲恨而終已殯在郊外
了郎君便早到半年或者还不到得死的地步了今且來時却
無及了說罢又哭崔生雖是不曾認識因娘未免悲慟起來防
禦道小女殯事雖行灵位还在郎君可將前事詳述一番却使
他阴魂曉得你來了噙着眼泪一竟領着崔生同進內房來崔
生抬頭看時但只見

綽約飄搖真童綽約飄搖紙帶上寫着梵宇金言綽約真童

对捧着銀盆繡幌一綫初州常島双素丹火微炭影神圖画

有个绝色的佳人白木牌上寫着新亡的長女

崔生看見了灵座拜將下去防禦拍着桌子大声道與娘吾兒
你的丈夫來了你灵魂不遠知道也未說罷放声大哭合家見
防禦說得傷心一齊號哭起來直哭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連
崔生也不知陪下了多少眼淚哭罷焚了些楮錢就引崔生在
灵位前拜見了媽七媽七兀自哽七咽咽的还了个半礼防禦
同崔生出到堂前來对他道郎君父母既没道途又遠今既來
此可便在吾家住宿不要論到親情只是故人之子卽同吾子
勿以與娘没故自同外人卽令人替崔生搬將行李來收拾門
側一个小書房與他住下了朝夕看待十分親熱將及半年正
直清明若屆防禦念與娘新亡合家到他塚上堆茅祭掃此時
拍案驚奇 卷二十三

六

與娘之妹慶娘已是十七歲一同媽七抬了轎到姊七坡上去
了只留崔生一个在家中看守大凡好人家女眷出外稀少到
得時節頭边看見春光明媚巴不得尋个事由來外边散心耍
子今日雖是到與娘新坟上心中懷着悽慘的却是荒郊野外
桃紅柳綠正是女眷們游耍去処盤桓了一日直到天色昏黑
方才到家崔生步出門外等候望見女轎二乘來了走在門左
迎接前轎先進後轎至前到生身边经过只听得地下磚上鏗
的一声却是轎中掉一件物事出來崔生待轎過了急去拾起
來看乃是金釵一隻崔生知是閨中之物急欲進去納还只
見中門已閉元來防禦合家在坟上辛苦了一日又各帶了些
酒意進得門便把門关了收拾睡覺崔生也曉得這個意思不

好去叫得門且待明日未遲回到書房把銀子放在書箱
了明燭獨坐思念婚事不成隻身孤苦寄跡人門雖然相待如
子婿一般終非久計不知如何是個結果悶上心頭嘆了幾聲
上了床正要就枕忽听得有人敲門响崔生問道是那個不見
回言崔生道是錯听了方要睡下去又听得敲的畢上劍上崔
生高声又問又不見声响了崔生心疑坐在床沿正要穿鞋到
門边靜听只听得又敲响了却只不見則声崔生忍耐不住立
起身來幸得殘灯未熄重搽亮了拿在手中開門出來一看燈
知明亮見得明白乃是十七八歲一個美貌女子立在門外看
見門開即便掀起布簾走將進來崔生大驚嚇得倒退了兩步
那女子笑容可掬低声对生道郎君不認得妾耶妾即與娘之
拍案驚奇

卷二十三

七

妹慶娘也適才進門時敘墜轎下故此乘夜來尋郎君曾拾得
否崔生見說是小姨恭忙做忙答應道適才娘子乘轎在後果
然落斂在地小生當時拾得即欲奉還見中門已閉不敢驚動
留待明日今娘子親尋至此即當持獻就在書箱取出放在桌
上道娘子親拿了去女子出纖手來取斂插在頸上了笑嘻嘻
的对崔生道早知是郎君拾得妾亦不必乘夜來尋了如今已
是更闌時候妾身出來了不可復進今夜當借郎君枕席侍寢
一宵崔生大驚道娘子說那里話令尊令堂待小生如骨肉小
生怎敢胡行有污娘子情心娘子請回步誓不敢從命的女子
道如今合家睡熟並無一個人知道的何不趁此良宵完成好
事你我悄悄往來親上加親有何不可崔生道欲人不知莫若

勿爲難承娘子美情萬一後邊有些風吹草動被人發覺不要
說道無顏面見令尊傳將出去小生如何做得人成不是把一
生行止多壞了女子道如此良宵又兼夜深我既寂寞你亦冷
靜難得這個機會同在一个房中也是一生緣分且頭眼前好
事管甚麼發覺不發覺况妾自能爲郎君遮掩不至敗露郎君
休得疑慮錯過了佳期崔生見他言詞嬌媚美艷非常心里也
禁不住動火只是想着防禦相待之厚不敢造次好相个小兒
放炮竹真个又愛又怕却待依從轉了一念又搖頭道做不得
做不得只得向女子哀求道娘子看令姊與娘之面保全小生
行止那女子見他再三不肯自覺羞慚忽然變了顏色勃然大
怒道吾父以子侄之禮待你留置書房你乃敢于深夜誘我至
拍案驚奇 卷二十三 人

此將欲何爲我声張起來去告訴了父親當官告你看你如何
折辨不到得輕易饒你声色俱厲崔生見他反跌一着於不起
來心里好生惧怕想道果是老夫的利害如今已見在我房中
子清濁难分萬一声張被他一口咬定從何分割不若且依從
了他倒还未見得即時敗露慢上圖个自全之策罷了正是

紙羊觸藩

進退兩難

只得陪着笑对女子道娘子休要声高既承娘子美意小生但
憑娘子做主便了女子見他依從回喚作喜道元來郎君恁地
胆小的崔生閉上了門两个解衣就寢有西江月爲証

旅館羈身孤客深閨皓齒香合欢栽就兩情濃好对嬌鶯

鵝鳳心認道良緣轉轉誰知謎啞包籠新人魂夢雨雲中還

兩人雲雨已畢真是千恩萬愛歡樂不可名狀將至天明就起身來辭了崔生閃將進去崔生雖然得了些甜頭心中尚是怀着个鬼胎戰兢的只怕有人曉得幸得女子來踪去跡甚是秘密又且身子輕捷朝隱而入暮隱而出只在門側書房私自往來快樂並死一個人知覺將及一月有餘忽然一晚對崔生道妾妃深閨郎妃外館今日之事幸而無人知覺誠恐好事多磨佳期易阻一旦聲跡彰露親庭罪責將妾拘繫于內郎趕逐于外在妾便自甘心却累了郎之精德妾罪大矣須典郎從長商議一个計策便好崔生道前日所以不敢輕從娘子專爲此也不然人非草木小生豈是无情之物而今事已到此還是怎

拍案驚奇

卷二十三

九

的好女子道依妾愚見莫若趁着人未及知覺先自双双逃去在他鄉外縣居住了深自斂藏方可優游偕老不致分離你心下如何崔生道此言固然有理但我目下零丁孤苦素少親知雖要逃亡還是向那邊去好想了又想猛然省起來道曾記得父親在日常說有个旧僕金榮乃是信義的人見居鎮江呂城以耕種爲業家道從容今我典你两个前去投他也有旧主情分必不拒我况且一條水路直到他家極是容易女子道既然如此事不宜遲今夜就走罢商量已定起个五更收拾停当了那个書房即在門側開了甚便出了門就是水口崔生走到船幫裡典了一隻小划子船到門首下了女子隨即開船徑到瓜州打套了船又在瓜州另討了一个長路船渡了江進了潤州

奔丹陽又四十里到了呂城泊住了船上岸訪問一個村人道
此間有個金粟歪村人道金粟是此間保正家道殷富且是做
人忠厚誰不認得你問他則甚崔生道他與我有些親特來相
訪有煩指引則个村人把手一指道你看那邊有個大酒坊間
壁大門就是他家崔生問着了心下喜歡到船中安慰了女子
先自走到這家門前一直走進去金保正听得人声在里面躡
將出來道是何人下顧崔生上前施禮保正問道秀才官人何
來崔生道小生是揚州崔公之子保正見說了揚州崔公三字
便吃了一驚道是何官位崔生道是宣德府理官今已亡故了保
正道是官人的何人崔生道正是我父親保正道這却是衙內
了請問當時乳名可記得麼崔生道乳名叫做吳哥保正道說

拍案驚奇

卷二十三

十

起來是我家小主人也推崔生坐了納頭便拜問道老主人幾
時歸天的崔生道今已三年了保正就走去搬張椅桌做個虛
位寫一神主牌放在桌上磕頭而哭吳問道小主人今日何
故至此崔生道我父親在日曾聘定吳防禦家小娘子與娘保
正不孝說完就接口道正是這事老僕曉得的而今想已完親
事了麼崔生道不想吳家與娘爲盼望吾家音信不至得了病
症我到得吳家死已兩月吳防禦不忘前盟款留在家喜得他
家小姨慶娘爲親情顧盼私下成了夫婦恐怕發覺要个安身
之所我沒處投奔想着父親在時曾說你是忠義之人住在呂
城故此帶了慶娘一同來此你既不忘旧主一力周全則个金
保正听说罷道這个何难老僕自當與小主人分憂便進去喚

嫗七出來拜見小主人又叫他帶了丫頭到船邊接了小主人
娘子起來老夫妻兩個親自洒掃正堂鋪疊床帳一如待主翁
之礼衣食之類供給周備兩個安心住下將及一年女子對崔
生道我和你住在此她雖然安穩却是父母生身之恩竟敢他
承絕了畢竟不是个收場心裡也覺過不去崔生道事已如此
說不得了难道还好去相見得女子道起初一時間做的事萬
一敢露父母必然見責你我離合尚未可知思量永久完聚除
了一逃再無別着今光陰似箭已及一年我想愛子之心人皆
有之父母那時不見了我必然捨不得的今日若同你回去父
母重得相見自當喜欢前事必不記恨這也是料得出的何不
拆个老臉双七去見他一面有何妨碍崔生道丈夫以四海爲

拍案驚奇

卷二十三

七

事只是這樣潛藏在此原非長策今娘子主見如此小生拼得
受岳丈些罪責爲了娘子也是甘心的既然做了一年夫妻你
家素有門望料沒有把你我重折散了再嫁別人之理況有令
姊旧盟未完重續前好正是應得良須陪些小心往見元自不
妨兩人計議已定就央金榮討了一隻船作別了金榮一路行
去渡了江進瓜洲前到揚州地方看七將近防禦家女子對崔
生道且把船歇在此處莫要竟到門口我還有話和你計較崔
生叫船家住好了船問女子道有甚麼說話女子道你我逃竄
了一年今日突然双七往見幸得容恕千好萬好了萬一怒發
不好收場不如你先去見七看七喜怒說个明白大約沒有變
卦了然後等他來接我上去豈不婉轉些我也覺得有顏采我

只在此等閒消息就是崔生道娘子見得不差我先去見便
跳上了岸正待舉步女子又把手招他轉來道還有一說女子
隨人私奔原非美事萬一家中忌諱故意不認帳起來這事也
是有的須要防他伸手去頭上拔那隻金鳳釵下來與他帶去
道倘若言語支吾將此釵與他們一看便推故不得了崔生道
娘子恁地精細接將釵來袋在袖裡了望着防禦家里來到得
堂中傳進去防禦所知崔生來了大喜出見不等崔生開口一
路說出來道向日看待不周致郎君住不安穩老夫有罪幸看
見君之面勿責老夫崔生拜伏在地不敢仰視又不好直說口
裡只稱小婿罪該萬死叩頭不止防禦倒驚駭起來道郎君有
何罪過口出此言快上說个明白免老夫心里發感崔生道是

拍案驚奇

卷二十三

五

必岳父高抬貴手怒着小婿小婿才敢出口防禦說道有話但
說通家子任有何嫌疑崔生見他光景是喜欢的方才說道小
婿蒙令愛慶娘不棄一時間結了私盟房帷事密兒女情多負
不義之名犯私通之律誠恐得罪非小不得已晝夜奔逃潛匿
村墟竝今一載音容久阻書信難傳雖然夫婦情深敢忘父母
恩重今日謹同令愛到此拜訪伏望察其深情饒恕罪責恩賜
諧老之歡永遂于飛之願岳父不失爲溺愛小婿得完美室家
寔出萬幸只求岳父憐憫則个防禦所罷大驚道郎君說得是
甚麼話小女慶娘臥病在床竝今一載茶飯不進轉動要人扶
靠從不下床一步方才的話在那里說起的莫不見鬼了崔生
見他說話心里暗道慶娘真是有見識果然怕玷辱門戶只推

說病在床上遮掩着外人了便对防禦道小婿豈敢說恠今日
慶娘見在船中岳父叫个人去接了起來便見明白防禦只是
冷笑不信却对一个家僮說你可走到崔家那船上去看七典
他同來的是什麼人却認做我家慶娘子豈有此理家僮走到
船边向船內一望艙中稍然不見一人問着船家船家止低着
頭稍上吃飯家僮道你艙里的人那里去了船家道有个秀才
官人上岸去了留个小娘子在艙中適才看見也上去了家僮
走來回覆家主道船中不見有什麼人問船家說有个小娘子
上了岸了却是不見防禦見無影响不覺怒形于色道郎君少
年當誠寔些何乃造此妖妄誣玷人家閨文是何道理崔生見
興發出話來也着了急忙袖中摸出這隻金鳳釵來進上防

拍案驚奇

卷二十三

三

禦道此卽令愛慶娘之物可以表信豈是脫空說的防禦接來
看了大驚道此乃吾亡女興娘殯殮時戴在頭上的釵已殉葬
多時了如何得在你手裡奇怪奇怪崔生却把去年墳上女輓
歸來轎下拾得此釵後來慶娘因尋釵夜出遂得成其夫婦恐
怕事敗同逃至旧僕金榮處住了一年方纔又同來說話的備
細述了一遍防禦驚得呆了道慶娘見在房中床上臥病郎君
不信可以去看得如何說得如此有枝有葉又且這釵如何
得出世真是蹊蹠的事執了崔生的手要引他房中去看病人
証辨真假却說慶娘果然一向病在床上上下地不得那日外廂正
在疑惑之際慶娘托地在床中走將起來竟望堂前奔出家人
看見奇怪同防禦的娘子一闕的多隨了出來裏道一向動不

得的如今忽地走將起來只見慶娘到得堂前看見防禦使拜
防禦見是慶娘一發吃驚道你幾時走起來的崔生心裡還暗
道是船里走進去的且听他說甚麼只見慶娘道兒乃與娘也
早離父母遠殞荒郊然與崔郎緣分未斷今日來此別無他意
特爲崔郎方便要把愛妹慶娘續其婚姻如肯從兒之言妹子
病休當卽痊愈若不肯兒去妹也死了合家听说个七驚駭
看他身体面龐是慶娘的声音舉止却是與娘都曉得是亡魂
歸來附体說話了防禦正色責他道你旣已死了如何又在人
世妄作胡爲乱惑生人慶娘又說着與娘的話道兒死去見了
冥司冥司道見無罪不行拘禁得屬后土夫人帳下掌簿箋奏
見以世緣未盡特向夫人給假一年來與崔郎了此一限姻緣

拍案驚奇

卷二二三

十四

妹子向來的病也是兒假借他精魄與崔郎相處如今限滿當
去豈可使崔郎自此孤单與我家遂同路人所以特來拜求父
母是必把妹子許了他續上前姻兒在九泉之下也放得心下
了防禦夫妻見他言詞哀切便許他道吾兒放心只依你主張
了把慶娘嫁他便了與娘見父母許出便喜顏色拜謝防禦道
爹感父母肯听兒言兒安心去了走到崔生面前執了崔生的
手哽七咽七哭起來道我與你恩愛一年自此別了慶娘親事
父母已許我了你好作嬌客典新人歡好時節不要竟忘了我
舊人言畢大哭崔生見說了來踪去跡方知一向與他同住的
乃是與娘之魂今日听罷可啼之語雖然悲切明知是小妹的
身体又在衆人面前不好十分親近得只見與娘的魂語分付

已哭大哭救声慶娘身体轟然倒地衆人驚惶前來看時口中已無气了摸他心頭却温温的急把生姜湯灌下將有一个時辰方醒轉來病体日好行動如常問他前事一毫也不曉得人叢之中舉眼一看見崔生站在裡頭急急遮了臉望中門奔了進去崔生如夢初覺驚疑了半日始定防禦就揀个黃道吉日將慶娘典崔生合了烟花烟之慶崔生見過慶娘慣的且是熟分慶娘却不十分認得崔生的老大羞慚真个是

一个閩中弱質典新郎未經半晌交談一个旅邸故人共嬌面曾做一年相識一个只覺耳畔声音稍異面目无差一个但見眼前光景皆新心胆尚怯一个还認蝴蝶夢中尋故友一个正在海棠枝上試新紅

拍案驚奇

卷二十三

五

却說崔生典慶娘定情之久只見慶娘含苞未破元紅尚在仍是廝子之身崔生悄地問他道你令姊借你的身体陪伴了我一年如何你身子还是好上的慶娘弗然不悅道你自撞見了姊乜鬼魂做作出來的干我甚事說到我身上來崔生道若非令姊多情今日如何能勾典你成親此恩不可忘了慶娘道這个也說得是万一他不明白不來周全此事借我的名頭出了我恁多時醜我如何做得人成只你心里到底認是我隨你逃走了的豈不羞死人今幸得他有灵完成你我的事也是他十分情分了次日崔生感與娘之情不已思量荐度他却身边無物只得就将金鳳釵到市上貨賣得鈔二十錠足買香燭楮帛賣到瓊花观中命道士建醮三晝夜以報恩德醮事已

完崔生夢中見一個女子來到崔生却不認得女子道妾乃貞
娘也前日是假妹子之形故郎君不曾相識却是妾一点灵性
與郎君相廝一年了今日郎君與妹子成親過了妾所以才把
真面目與郎君相見遂拜謝道蒙郎君拔尚有餘情雖隔幽冥
深感佩小妹慶娘稟性柔和郎好看觀他妾從此別矣崔生不
覺驚哭而醒慶娘枕邊見崔生哭醒來問其原故崔生把與娘
夢中說話一一對慶娘說慶娘問道你見他如何模樣崔生把
夢中所見容貌備細說來慶娘道真是吾姊也不覺也哭將起
來慶娘再把一年中相廝事情細細問崔生崔生遂件和慶娘
備說始末根由果然與貞娘生前情性光景无二兩人感嘆奇
異親上加親越發過得和睦了自此與娘别无影响要知只是
拍案驚奇

卷二十三

去

一个情字爲重不忘崔生做出許多事依來心願既完便自
了此後崔生與慶娘年七到他坟上拜掃後來崔生出仕討了
前妻封誥遺命三人合葬曾有四句口號道着這本文字

大姊精采

小姨身体

到得圓成

無彼無此

拍案驚奇卷二十四

鹽官邑老魔魅色

繪駭山大士誅邪

詩曰

玉濟樓船下益州

金陵王氣黯然收

山尋鐵鎖沉江派

一片降帆出石頭

人世几向傷往事

山形依舊枕清流

而今四海為家日

故壘蕭蕭蘆荻洲

這八句詩唐朝劉夢得所作乃是金陵燕子矶懷古的這個燕子矶在金陵東北正是大江之濱跨江而出在江裏看來宛然是一隻燕子撲在水面上有頭有翅昔矣好事者恐怕他飛去滿山多用鐵鎖止着就在這燕子頂上造着一個亭子鎮住他登了此亭江山多在眼前風帆起于足下最是金陵一個勝處

拍案驚奇

卷二十四

一

就在矶边相隔一里多路有个弘济寺七左轉去一派峭壁插在半空就如石屏一般壁尽处山崖迴抱將來當時寺僧於空处建个閣半嵌石崖半臨江水閣中供養观世音像七照水中毫髮皆見宛然水月之景就名爲观音閣載酒遊观者殆無虛日奔走既多灵蹟頗著香火不绝只是清淨佛地做了喫酒的所在未免作踐亦且這些游客隨喜的多布施的少那閣年深月久沒有錢糧修葺日漸坍塌了些一日有个徽商某泊舟矶下隨步到弘济寺遊玩寺僧出來迎接問了姓名邀請喫茶某罷寺僧問道客官何來今往何處徽商答道在揚州过江來帶些本本要進京城小舖中去天也將晚在此泊着上來要上寺僧道此處走去就是外罗城观音門了進城止有二十里客

官何不搬了行李到小房宿歇了明日一肩行李腳踏实地進早到了若在船中還要過九江關盤驗許多擔攔又且晚間此地洩邊風浪最大是歇舡不得的徽商見說得有理果然走到舡邊把舡打發去了搬了行李竟到僧房中來安歇了寺僧就陪着登閣上觀看徽商看見閣已頽壞問道如此好風景如何此閣頽壞至此寺僧道此間來往的很多都是遊耍的並無一不捨財施主寺僧又貧修理不起所以如此徽商道遊耍的人必竟有大手段在內难道不佈施些寺僧答道多少王孫公子只是帶了娼妓來喫酒作樂那些人身上便肯撒漫佛天面上却不照顧還有豪奴狠僕家主既去剩下酒肴他孰毀門折窓將來盪酒煮飯只是作踐怎不頽壞徽商嘆惜不已寺僧便道

扣案驚奇

卷二十四

二

朝奉若肯喜捨時小僧便修葺起來不難徽商道我昨日典與計算帳多出三十兩一項銀子來我就捨在此地修好了閣一來也是佛天面上二來也在此間留個名寺僧大喜稱謝下了閣到寺中來原來徽州人心性儉嗇却肯好勝喜名又崇信佛事見這個万人往來去地只要傳開去說觀音閣是某人獨自修好了他心上便喜歡所以一口許了三十兩走到房中解開行囊取出三十兩一包交付與寺僧不想寺僧一手接銀一眼瞟去看見餘銀甚多就起了歹心一面分付行童整備夜飯款待看他奉承殷勤相勸把徽商灌得酩酊大醉夜深人靜把來殺了開他行囊更看見搭包多是白物約有五百餘兩心中大喜與徒弟計較要把屍來拋在江裡徒弟道此時山閣已鎖

須要住持師父處取匙鑰盤問起來遮掩不得不做出事來且要分了東西去寺僧道這等如何處置徒弟道酒房中有個大甕莫若叔把來斫碎了入在甕中明日覷個空便連甕將去拋在江中方無人知覺寺僧道有理有理果然依話而行可憐一個徽商故了幾段碎物好意佈施得此慘禍那僧徒收拾淨心安貯當放心睡了白道神鬼莫測豈知天理難容是夜有個尋江捕盜指揮也泊舟矶下守候甚麼公事天早起來只見一個婦人走到船邊將一個擔桶汲水且是生得美貌指揮留心一眼望他那條路去只見不走到民家一直走到寺門裡來指揮疑道寺內如何有美婦擔水必是僧徒不公不法帶了哨兵一路起來見那婦人走進一個僧房指揮人等又趕進去却

拍案驚奇

卷二十四

三

走向一個酒房中去了寺僧見個官帶了哨兵絕早來到虛心病發個七面如土色慌七張七却是出其不意躲避不及指揮先叫把僧人綁定自己坐在堂中叫兩個兵到酒房中搜看只見婦人進得房門隱七還在裡頭一見人來鑽入甕裡去了走來稟了指揮指揮道甕中必有冤枉就叫哨兵取出甕來打開看時只見血肉狼藉頭顱劈破是一個人碎割了的就把僧人兩個縛了解到巡江察院處來一上刑罰僧徒熬苦不過只得從實供招就押到寺中起眊來爲証問成大辟立時處決衆人見僧口招因爲佈施修閣起心謀殺方曉得道孽婦人乃是規音顯靈那一個不念一声南无灵感覩世音菩薩要見佛天甚近欺心事是做不得的從來說觀世音極靈固然無心不顯應

却是蕙子玳的还是小可香火之盛莫如杭州三天竺那三天竺是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三天竺中又是上天竺爲極盛這個天竺峰在府城之西西湖之南登了此峰西湖如掌長江如帶地勝神靈每年間人山人海挨擠不開的而今小子要表白天竺观音一件顯靈的典看官們所着且先听小子風花雪月四詞然後再講正話

風嫋七風嫋七冬嶺泣孤松春郊播弱草收雲月色明捲霧天光早清秋暗送桂香來極夏頻將炎氣掃風嫋七野花亂落令人老

右詠風

花艷七花艷七妖嬌巧似妝鎖碎海如剪露疑色更鮮風送香常遠一枝獨茂逞水肌万朵爭妍含醉臉花艷七上林富

貴真堪羨

右詠花

雪飄七雪飄七翠玉封梅萼青藍壓竹梢灑空翻絮浪積橙鎖銀橋千山連駭鋪鉛粉万木依稀擁素袍雪飄七長途遊

右詠雪

子恨迢遙

月媚七月媚七月軌典橫野方團鏡掛天斜移花影乱低映水紋連詩人舉盞搜佳句美女推窓遲月眠月媚七清光千

古照无边

右詠月

看官你道這四首是何人所作話說洪武年間浙江鹽官會館山中有一個老者緇服蒼顏幅巾繩履是個道人打扮不見他治甚生業日常醉歌于市間歌畢起舞跳木緣枝宛轉盤旋身子輕捷如鯢魚飛燕又且知書善詠恢諧笑浪秀髻如瀉有文

登遊此山者常與他倡和談諧一日大醉索酒家筆硯題此
四詞在石壁上觀者稱賞自從寫過墨蹟漸深越磨越亮山中
這些與他熟識的人見他這些奇異疑心他是个仙人却再沒
處查他的踪跡日日往來山下又不見个住家的所在雖然有
些疑怪日見耳聞日月已久也不以爲意了平日只以老道相
呼而已離山一里之外有个大姓仇氏夫妻兩個年登四十極
是好善並無子嗣乃捨錢刻一慈悲大士像供禮于家朝夕香
花燈果拜求如願每年二月十九日是大士生辰夫妻兩個齋
戒虔誠躬往天竺三步一拜拜將上去燒香祈禱不論男女求
生一个以續後代如是三年其妻果然有了胎孕十月期滿晚
間生下一個女孩夫妻兩個歡喜無限取名夜珠因是夜裡生

拍案驚奇

卷二十四

五

的取掌上珠之意又是夜明珠寶貝一般年復一年有日長成
端慧多能工容兼妙父母愛惜他真个如珠似玉條忽已是十
九歲父母俱是六十以上了尚未許聘人家你道老來子做父
母的巴不得他早成配偶奉事暮年怎當二十將過了還未嫁
人只因夜珠是這大姓的愛女又且生得美貌伶俐夫妻兩個
做了一個大指望道是必要揀个十全毫無嫌鄙的文婿來嫁
他等他名成利遂老夫婦靠他終身亦且只要入贅的不肯嫁
出的左近人家有幾家來說的兩個老人家嫌好道醜便有數
家像意的又要娶去不肯入贅有女習人物好學問高的家事
又或者淡薄些有人家資財多門戶高的女婿又或者愚蠢些
所以高不轉低不就那些做媒的見這兩個老人家雖理會也

有好些不耐煩所以親事越遲了却把仇家女子美貌擇婿
爲人事之名遠近都傳播開來誰知其間動了一个人的火看
官你道這个人是那个敢是不崇之宮要買綠珠的敢是相如
之才要挑文君的敢是潘安之貌要引擲果婦女的看官若如
此這多是應得想着的了說來一場好笑元來是

周時呂望要尋个洞釣魚的對手漢時伏生要娶个共讀書
的配頭

你道是甚人乃就是題風花雪月四詞的這个老頭兒終日纏
着這些媒人央他仇家去說親媒人問是那个要娶說來便是
他自己這些媒人也只好當做笑話罷了誰肯去說大家說了
笑道隨你千選萬選這家女兒臭了爛了也輪不到說起他止
拍案驚奇

卷二十四

六

是老沒志氣陰溝裏思量天鷲肉喫起來那老道見没人肯
替他做媒他就老着臉自走上仇大姓門來大姓夫婦二人正
同在堂上說着女兒婚事未諧唧唧噥噥的商量只見老道走
將進來大姓平日曉得這人有些古怪的起來相迎那媽兒見
是个老人家也不回避三人施禮已畢請坐下了大姓問道老
道今日爲何光降茅舍老道曰老僕特爲令愛親事而來兩人
見說是替女兒說親的忙叫着茶就問道那一家老道曰就是
老僕家大姓見說了就是他家正不知道老道住在那里的心
裡已有好些不快意了勉強答他道從來相會不知老道有幾
位令郎老道曰不是小兒老僕曉得令愛不可作凡人之配老
僕自己要娶大姓雖怪他言語不倫還不認真說道老道平日

專好說笑話耍老道也並非耍笑老僕果然願做門婿是必耍
成的不必推托大姓夫婦見他說得可惡勃然大怒道我女門
中妙質等閒的不取求聘你是何人輒敢胡言亂語立起身把
他一推老道從容不動拱立道老夫差了老丈選擇東床不過
爲養老計耳若把令愛嫁與老僕老僕能孝養吾丈於生前禮
祭吾丈于身後大事已了可謂極得所托的這固不爲佳婿還
要怎的纔佳麼大姓大聲叱他道人有貴賤年有老少貴賤非
論老少不偶也不肚裡想一想敢來唐突戲弄吾家此非病狂
必是喪心何足計較叫家人們持杖撵逐仇媽媽只是在傍邊
夾七夾八的罵老道笑嘻嘻且走且說道不必撵逐我去罷了
只是後來追悔要求見我就無門了大姓又指着他罵道你這
拍案驚奇

卷二十四

個老枯骨我要末見你做甚麼少不得看見你早晚倒在路傍
被狗拖鴉啄的日子在邨里老道把手撇着鬚鬚長笑而退大
姓叫閉了門夫妻二人氣得個漣胸塞肚兩相埋怨道只爲女
兒不受得人聘受此大辱分付當直的分頭去尋媒婆來說親
這媒婆走將來聞知老道自來求親之事笑一個不住道天
下有此老無知前日也曾與我們幾次我們沒一個肯替他說
他只得自來了大姓道此老曠中有些文才最好調戲他曉得
吾家擇婿太嚴未有聘定故此奚落我你們如今留心快與我
尋尋人家差不多的也罷了我自重謝則個媒人應承自去了
不應過得兩日夜珠靠在窓上繡鞋忽見大蝶一雙飛來紅翅
青身黑鬚紫足日是好看旋逐夜珠左右不舍恰像眷戀他這

身子芳香的意思。夜珠又喜又異，輕以羅帕撲他，撲個不着。畧畧飛將開去。夜珠忍耐不定，笑呼了鬢，回來撲他，看看飛得遠了。夜珠一同了鬢，隨他飛去處，趕將來。直至後園牡丹花側，二標漸大，如鷹說時，遲那時快，飛近夜珠身邊，求猛將翅攢定衣。珠兩腋就如兩個大箬笠一般，挾着夜珠從空而起。夜珠口裡大罵了鬢，驚報大姓夫妻，急忙趕至園中，已見夜珠同兩標在空中向堦外飛去了。大姓驚喊，號叫没法，救得老夫妻兩個放聲大哭，道：不知是何妖術，彌將去了。却沒個頭路，猜得出從此各處探訪，不在話下。却說夜珠被兩標夾起在空中，如登雲霧，心裡明知墮了妖術，却是脚不點地，身不自主，眼望下面却見得明白，看見過了好些荆棊路徑，幾個嶮峻山頭，到一巒峴山。

拍案驚奇

卷二十四

八

窟中方纔漸漸放下，看見小小一洞，止可容頭，此外別無去路。那兩標已自不見了，只見洞邊一個老人家，道者裝扮拱立在那裏，見了夜珠，歡喜，伸手來拽了夜珠的手，對洞口喝了一聲：「聽聽轟雷也似響亮，洞忽開裂。」老道同夜珠身子已在洞內。夜珠急回頭看時，洞已抱合如舊，出去不得了。夜珠慌忙之中，偷眼看那洞中寬敞如堂，有人面猴形之輩，二十餘個，皆來迎接。這老道口稱洞主，老道分付道：「新人到了，可設筵席，做個人應諾。」又看見傍邊一房，甚是精潔，頗似僧室。几案間有筆硯書史，竹床石凳，擺列兩行，又有美婦四五人，丫鬢六七人，婦人坐了鬢，立侍床前，特設一席，不見葷腥，只有香花酒果。老道對衆道：「吾今且與新人成禮，則個就來牽夜珠同坐。」夜珠又惱又

怕只是站立不動老道着惱喝叫猴形人四五個來揪採將來
物住在坐上夜珠到此無奈只得坐了老道大喜頻將酒來
勸夜珠只推不飲老道自家大碗傾喫不多時大醉了一個婦
人一個丫鬻扶去床中相伴寢了夜珠只在石壁之下敲着心
中苦楚想着父母只是哭泣一夜不曾合眼明早起來老道看
見夜珠淚痕不乾双眼尺腫將手撫他背安慰他道你家中甚
近勝會方藉何乃不趁少年取樂自苦如此若從了我就同你
還家拜見爹娘骨肉完聚極是不難你若執迷不從憑你石爛
海枯此中不可復出了只憑你算計走那一條路夜珠聞言自
想我斷不從他料無再出之日了要這性命做甚不如死了將
頭撞在石壁上要去要來自死老道忙使衆婦人攔住好言勸他

拍案驚奇

卷二十四

九

道娘子既已到此事不由己且從容住着休得如此輕生夜珠
只是啼哭從此不進飲食欲要自餓而死不想不喫了十多日
一毫無事夜珠求死不得無計可施自怕不免汗辱只是心裡
暗禱觀世音求他救拔老道日與衆婦淫戲要動夜珠之心曾
奈夜珠心如鉄石亮不爲動老道見他不快也不來強籠只是
在他面前百般弄法弄巧要圖他笑顏開了歡喜成事所以日
逐把些奇怪的事做與他看一來要他快活二來賣弄本事高
強使他絕了出外之念死心塌地隨他你道他如何弄法他秋
時出去取田間稻花放好在石櫃中了每日只將花合餘爨起
開鍋時滿鍋多時香米飯又將一甌水用米一撮放在水中紙
封了口藏於松間兩三日開封吸取多變做撲鼻香膠所以供

給滿洞人口酒米不須營求自然豐足若是天雨不出就剪紙
爲蠟或蝶或鼠或狗或燕或狐狸債候蛇鼠之類皆有之他
取某物來用立刻印至前取夜珠的雙蝶卽是此法若取着家
火付物之類用畢無事仍教拿去還了桃梅菜晶日輪縱形人
兩個供辦都是帶葉連枝是山中樹上所收不是攝將來的夜
珠日日見他如此作用雖然心理也道是奇怪再沒有一毫隨
順他的意思老道畧來纏七卽便要死要活大哭突叫老道不
耐煩便去摸首別個娘女去適與了还虧得老道心性只愛喜
歡不愛煩惱的所以夜珠雖拜在洞裏多時还得全身不損一
日老道出去了夜珠對衆娘人道你我但是父母遺骸又非山
精本魅如何隨順了這妖人自愛其辱衆美嘆息對夜珠道我
輩皆是人身豈甘做這妖人野偶但今生不幸被他用術陷在
此中撒父母棄糟撇雖朝暮憂思竟成無益所以忍恥偷生譬
如做了一世猪羊犬馬罷了事勢如此你我劫他何用不若放
寬了心度日去聽命於天或者他罪惡有個終時那時節見人
世言罷各上淚下如雨有商調醋葫蘆一篇詠着衆婦云

衆嬌娥黯自傷命途乘遭魍魎雖然也顛鸞倒鳳喜非常
戲形容不由心內慌總不過匆匆完帳須不見桃花洞裏老劉
郎

又有一篇詠着仇夜珠云

夜光珠世所希未登盤墜於泥清光到底不差池笑妖人在
夢色自迷有一日天開日齊得悟得便宜翻做了失便宜

衆人正自各道心事哀傷不已忽見猴形人傳來道洞主回來
了衆人恐怕他知覺掩淚而散只有夜珠淚不曾乾老道又對
他道多時了還哭做甚我只圖你漸七廝熟等你的心順了我大
家歡暢省得逼你做事終久不像我意故不強你今日子已久
你只不轉頭不要討我惱怒起來叫幾個按住了你強做一番
不怕你飛上天去夜珠見說心慌不敢啼哭只是心中默禱規
音救護不在話下却說仇大姓夫妻二人自不見了女兒終日
思念出一單榜在通衢道有能探訪得女兒消息來報者罄賠
家產將女兒與他爲妻雖然如此荏苒多時並無影响又且自
見他飛昇去的曉得是妖人擄去非人力可及沒計奈何只好
日日在慈悲大士像前悲哭拜祝道灵感菩薩女兒夜珠元是

在菩薩面前求得的今遭此妖術攝去若菩薩不救拔還我當
時何不不要見賜也到哭了望菩薩有灵有感日日如此叫号
精誠所感真是叫得泥神也該活現起來的一日會骸山嶺上
忽然有一根幡竿逼直豎將起來竿末掛着一件物事這嶺上
從无此竿的一日哄動了許多人万衆齊觀竿末之物俱各不
識胡猜乱講內中有一秀才姓刘名德遠乃是名家之少年
飽學極是个負氣好事的人他見了這個異事也是書生心性
心裡畢竟要跟尋着一个實上下落便叫几个家人去拿了些
粗布繩索做了軟梯帶些撓鈎鋼叉木板之類叫一声道有高
興要看的都隨我來你看他使出聰明山高无路処將銅叉叉
着軟梯搭在大樹上去不平処用板襯着有路險难走處用撓

鈎吊着他一个上前趕與的就不少了連家人共有一二十人一直吊了上去到得嶺上地却平寬立定了腳望下一看只見山腰一箇噴吼之處有洞甚大婦女十數个或眠或坐多如醉迷之狀有猴數十皆身首二段血流滿地站得高處自上看下纖細皆見然後看那旛竿及所掛之物乃是一個老猢猻的骷髏劉德遠人加驚異先此那仇家失女出榜是他一向知道的當時便自想道這些婦女裡頭莫不仇氏之女也在急忙下嶺來叫人報了縣裡自己却走去報了仇大姓大姓喜出非常同他到縣裡听候遣撓施行縣令隨即差了一隊兵快到彼收勘兵快同了劉德遠再上嶺來大姓年老走不得山路只在縣前伺候德遠指與兵快路迤一擁皆來元不那洞在高處方看

拍案驚奇

卷二十四

十一

得見在山下却與外不通所以妖魅藏得許多人在裡頭今在嶺上却都在目前了兵快看見了這些婦女攀藤附葛開條路去一箇一領了出來到了縣裡仇大姓還不知女兒果在內否遠一望去只見夜珠頭蓬髮亂雜隨在婦女隊裡大姓扯住夜珠父女抱頭大哭到了縣堂縣令叫衆婦上來問其來歷備細衆婦將始終所見日逐事體說了縣令曉得多是良家婦女爲妖術所迷的又問道今日誰把這些妖物斬了衆婦道今日正要強姦仇夜珠忽然天昏地暗昏迷之中只听得一派喧嚷啼哭之聲刀劍亂响却不知箇緣故直等兵快人衆來救方纔甦醒只見群猴多殺倒在地那老妖不見了劉德遠同衆人獻上旛竿旛竿裏道那骷髏標示在旛竿之首必竟此是老妖爲

神明所誅的縣令道那旌竿一向是嶺上的麼衆人道嶺上並無縣令道奇怪這却那里來的叫劉德遠把竿擡看只見上有細字放行乃是上天竺大士殿前之物年月猶存縣令曉得是觀音顯聖不覺大孩隨令該房出示把婦女逐名點明召本家認領那仇大姓在外邊伺候先具領狀領了夜珠出來真就是黑夜裡得了一顆明珠心肝肉的口裡不住叫到家裡見了媽媽又哭个不住問夜珠道你那時被妖法攝起半空我兩個老人家趕來已飛過牆了此後將你到那里去却怎麼夜珠道我被兩個大蝶擡在空中心裡明白的只是身子下來不得爹媽叫喊都聽得的到得那里一個道裝的老人家迎着進了洞去這些妖怪叫老人家做洞主逼我成親這裡頭先有這幾個婦

女在內却是同類之人被銜攝在洞茲宿的也來相勸我到家只是執意不肯媽上便道兒只要今日歸來再得相見便好了隨是破了身子也是出于無奈怪不得你的夜珠道娘不是這話虧我只是要死要活那老妖只去與別个淫媾了不十分來纏我幸得全身今日見我到底不肯方纔用強叫幾個猴形人拿住手脚兩個婦女來脫小衣正要奸淫兒曉得此番定是難免心下發極大叫靈感觀世音起來只聽得一陣風過處天昏地黑鬼哭神嚎眼前伸手不見五指一時暈倒了直到有許多人進洞相救纔醒轉來看見猴形人個個被殺了老妖不見了正不知是个甚麼緣故大姓道自你去後爹媽只是拜禱觀世音日夜不休人家見我虔誠十分憐憫替我體訪却再無消

耗誰想今日果是觀世音顯聖誅了妖邪前日這老道硬來求
觀時我們只怪他不揣豈知是箇妖魔今日也現時散了雖然
如此若非劉秀才做主爲頭定要探看爐竈上物事下落怎曉
得洞裡有人來得他報縣救取又且先來報我此恩不可忘了
正說話處只見外邊有幾箇婦女同了幾家親識人訪夜珠并
他爹媽三人出來揆進乃是同在洞中還家的各人自家裡相
會過了見外邊傳說仇家爹媽祈禱虔誠又得夜珠力拒妖邪
大呼菩薩致得神明感應帶挈他們重見天日齊來拜謝爹媽
方曉得夜珠所言全身是真話衆人稱謝已畢就要商量被害
我家協力出資建廟山頂奉祀觀世音盡皆喜躍正在議論間
只見劉秀才也到仇家相防他書生好奇只要來問洞中事公

備細去書房裡紐篋新聞原無他意恰好撞見許多人在內閑
着却多是洞裡出來的與親眷人等盡曉得是劉秀才爲頭
到嶺上看見了報縣的方得救出乃是大恩人盡皆羅拜稱謝
秀才便問你們衆人都聚此一家是甚緣故衆人把仇老虔誠
禱神女兒拒奸呼佛方得觀音靈感帶挈衆人脫難故此一來
是謝二來就要商量銀費造廟難得秀才官人在此也是一會
之人替我們起個疏頭說個緣起明日大家稟了縣裡一同起
事劉秀才道這事在我身上我明日到縣裏與縣官說明一來
是造廟好事二來難得仇家小娘子貞堅感應也該表揚的那
仇大姓口裡連道不敢看見劉秀才語言慷慨意氣軒昂也就
心上喜歡了便問道秀才官人令岳是那家秀才道年功蹉跎

尚未娶得此大姓道老夫有誓言在先有能探訪女兒消息來報者罄賠家產將兒女與他爲妻這証人人曉得今日得秀才親至嶺上探得兒女歸來又且先報老夫老夫不敢背前言趁著衆人都在舍下做個証見歸此姻緣意下如何衆人大家喝采起來道妙也正是女貌郎才一雙兩好劉秀才不肯起來道老丈何如此說小生不過是好奇高興故此不避險阻窮討怪跡偶得所見如此想起宅上失了令愛滿街貼榜已久故此一時喜事走來奉報原無心望謝若是老丈今日如此說小覷了小生是一團私心了不敢奉命衆人共相攬撥劉秀才反覺得沒意思不好回答得別了自去衆人約他明日縣前相會劉秀才去了衆人多稱替他果是個讀書君子有義的好人難得仇

大姓道明日老夫央請一人爲媒是必完成小女親事衆人中一個老成的走出來道我們少不得到縣裡動公舉呈詞何不就把此事稟知縣相公倒憑知縣相公做個主豈不妙乎衆人齊道有理當下散了大姓與媽七女兒說知此事又說劉秀才許多好處大家替嘆不題且說次日縣令升堂先是劉秀才進見把大士顯靈衆心喜捨造廟及仇女守貞感得神力誅邪等事一一稟知已過衆人總拿連名呈詞進見縣令批准建造又自取庫中公費銀拾兩開了疏頭用了印信就申給與老成耆民收貯了訖衆人謝了又把仇老女兒要配劉生報德的情稟出來縣令問仇老道此意如何仇老道女兒被妖擄去固然感得大士顯靈誅殺妖邪若非劉生出力梯攀至嶺妖邪雖死

女兒到底也是洞中拈骨了今一家完聚慶幸非淺情願將女
兒嫁他寔係真心不料劉秀才推托故此公同稟知爺上望與
老漢做一個主縣令便請劉秀才過來問道遠緣仇老所言姻
事象口一詞此美事也有何不可劉秀才道小生一特探奇窮
異實出無心若是就了此親外人不曉得的公道是小生有所
貪求而爲此反覺無顏亦且方纔對父母大人說仇氏女守貞
好處若爲已妻此等言語皆是私心小生讀幾行書義氣廉耻
爲重所以不敢應承縣令嘆息道難得難得仇女守貞劉生尙
義仇某不怠報皆盛事也本縣幸而躬逢目擊可不完成其美
本縣權做個主婚賢友萬不可推却立命庫上取銀子兩以助
聘禮卽令鼓樂送出縣來令閔仇家先行聘定了揀箇吉日入
贅仇家成了親事一月之後雙雙到上天竺燒香拜謝大士就
送還前日旂竿過不多時衆人齊心協力山嶺廟也自成了又
去燒香點燭自不消說後來劉秀才得第夫榮妻貴仇大姓夫
妻俱登上壽同日念佛而終此又後話又說舍影山石壁自從
誅邪之後那風花雪月四詞却像那個刷洗過了一番的毫無
一字影蹟衆人憐悟前日老道便是老妖不是個好人踪跡方
得明白有詩爲証

噴吐石洞老光陰

只此幽棲志白深

若非大士慈悲力

夜珠難免失其貞

